

湖南“毆医事件”且等司法调查

秦 丹



今日论语

湖南近日发生医患纠纷事件，多家媒体报道中“殴打怀孕护士”“强迫医生下跪”“公务员打人”等字眼，迅速吸引了公众的眼球。但是，死者妻子否认家属打人，当地公安机关也已成立专案组调查。

即便家属否认，但目击者贺先生和被打医生、护士的证词，似乎要坐实了“公务员打人”的看法，不少公众站在医护人员一边，对死者妻子“公务员现在在弱势群体，并不敢打人”的说法千般嘲讽。对湖南省人大新闻发言人的“官方说法”，公众也不很满意。因为有人爆料称：“一名

打人者疑为湖南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科员欧阳富胜，而死者则为他的弟弟，永州市宁远县巡警大队大队长欧阳夏。”而另一个打人者，目击者指证为宁远县卫生局副局长欧阳群合，但“官方说法”对涉事者身份避而不谈。同时，舆论场中各种声音泛起，有人对欧阳家族成员“集体官员”的身份表示“不理解”，也有人质疑正是因为这样的权力大家庭，才有权力的骄横与跋扈。

其实，医生、护士决定着患者的命运，也不是没有权力。但当他们离开各自的岗位，就是普通人，他们属于一个家庭，对那个家庭中的老老少少无比重要。就像大队长欧阳夏，当他以病人的身份进入医院，就是

一名普通的患者，理应得到白衣天使的悉心照顾和倾力救助。本来是一种普通的医患关系，因为不信任，双方都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看待对方。家属认为，他们遇到了不负责任的“虎狼医护”，这对医生、护士则认为，他们遇到了权力习惯性暴力。

如果没有南京小护士被打案，我们可能还不能理解医院也会“夸大其词”，曾经南京某医院的说辞，被公众理解为确实受伤深如许。因此，即便在五部委发布《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》一个月后，听闻暴力伤医事件，我们也不能偏听偏信，因为文件中的“依法”二字已经设立了标杆，欧阳家族即便有人打人，也

会受到公正的依法处理。

因此，在情况未明之前，追究事情的真相，避免有人借权力上下其手，这是必需的监督。但司法程序有其固有的权威性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等司法调查的结果。要防止舆论力量对任何一个公共事件施加过度影响，使之偏离公正的轨道，网络舆论亦然。公正、法治、平等理念，都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，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迅速介入这一事件的做法，正是以法治手段力求公正的努力。有了司法的介入，无论医生和护士有医院甚至整个医疗系统做背景，也不管欧阳一家在当地有什么背景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希望专案组能早日给公众一个说法。



新民随笔

“转型”

潘高峰

近日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网络赌博案颇有意思。因为现实里经营赌博机连遭打击，庄家便把博彩游戏搬上网络，参与者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现金与筹码的交易。

对于庄家来说，这算是一次“转型”。虽然还是被警方端了，但却给我们提了个醒：在这个转型的时代，连犯罪分子都在追赶潮流，社会管理者更要创新治理的手段。

不是吗？就拿微信来说，堪称“神器”，大伙都喜欢，但也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，其沟通交流的私密性被人利用，成了不法侵害和卖淫嫖娼的工具。近日听说外地侦破案件，毒贩子竟通过微信建群贩毒，更方便也更具隐蔽性。

回到赌博机。近年来，赌博机堪称社会毒瘤。我采访过的许多案件，盗窃、抢劫、伤害、杀人，背后不少都有赌博机的阴影笼罩。赌博机不是新东西，为什么屡禁不止？无疑有管理滞后的因素存在。

赌博机经营场所有两种，一种是有证的游艺厅，另一种是纯粹的无证机房。相比之下，更难管理的是前者，其赌博行为往往是打擦边球，除非是抓现行，否则警方即使接到举报，也无法马上判断其性质，需要文化稽查部门作鉴定。

去年在浦东一家游艺厅发生一起双尸命案，一个水产摊贩玩捕鱼机输光了数万积蓄，向游艺机房的工作人员借钱翻本遭拒怀恨在心，夜间潜入将两名熟睡中的工作人员敲死。孰料事后文化部门一鉴定，涉案机器竟然不算赌博机。这让公安也大跌眼镜。

仔细想一想，不难理解这些游艺机房铤而走险的原因——同样是因为“转型”之痛。在一个手机游戏开始风靡，连电脑网吧都在被逐渐淘汰的年代，还有多少人会去游艺机房玩耍？而现在开一家有证的游艺机房，一般投资都在上千万，再扣掉房租、电费和人工，能赚钱的寥寥无几。

这种境况，管理者肯定不会不知。那么，是否应该考虑，还有没有必要发那么多牌照？游艺和赌博之间的界定如何才更科学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如果连“一尺”都不去努力，当然会群魔乱舞。

新民新语

柔性执法的尴尬

徐轶汝

针对乱穿马路，武汉汉阳城管出新招——行人无须强制性缴纳10元罚款，而要在原地替市容监督员“值班”，直到抓到下一个违规过马路的行人才可“下岗”。统计称，措施实行一周，闯红灯行人较此前下降五成。

措施立竿见影，舆论却不买账，大致是说这种执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站街示众”，是一种“侵权接力”。首先，由被罚者充当执法者，本身就是一种错位；其次，如果被罚者一直找不到接力者，是不是有限制人身自由之嫌？

新政推出，的确有考虑不周的地方。但仔细想想，遭到公众诟病的“限制人身自由”，似乎是个伪命题。因为城管部门说了，首先，被罚者是与市容监督员一起在路口执勤；其次，要获得当事人同意后，才会让其换位体验市容监督员的工作。

坊间质疑“接力站岗”的合法合理，可我担忧的是，“接力站岗”真的有效吗？

去年至今，针对乱穿马路，全国各地都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，因为“一罚了之”过于机械化，各地想出了不少“柔性举措”。比如杭州在路口架设摄像机，现场曝光不文明行为，上海杨浦交警采取“罚读报”的方式处罚教育闯红灯的行人等。

“柔性”举措，针对的是那些有公德心，愿意遵守公共秩序，但偶尔一次“从众”闯红灯的市民，他们经过“柔性”教育后往往“知错即改”。但治疗乱穿马路，关键是纠正那些“领头人”，其中有些人，执法部门想“以柔克刚”，恐怕太乐观了。

最近网络上有一段警察街头抓闯红灯行人遭遇“神回应”的视频集，其中有个小姑娘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就是个没素质的公民。”有大妈冲着交警大喊：“警察杀人啦！”还有人面对摄像机一路怒骂交警“十三点”，最终弃自行车而去……

针对这些人，不仅读报没用，站岗没用，就连罚款也没用，执法部门应有更严厉的举措。之前，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曾提到，将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、保险、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，这不失为一个“狠招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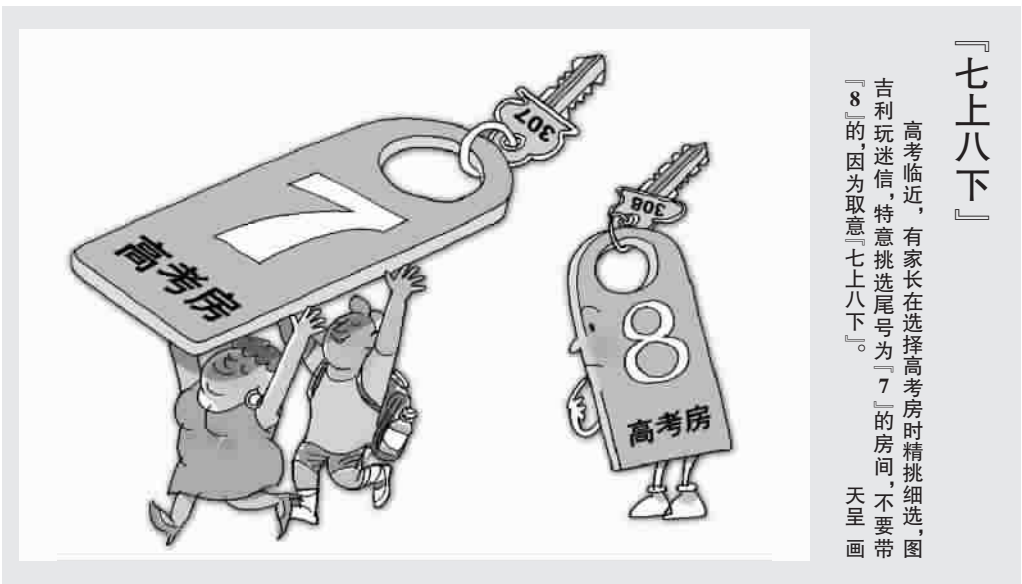
权威声音

读新闻，实现了“先住院后交钱”制度的医院，现在20多个省份陆续都有了。在宁夏银川、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地，2011年到如今，没有一例“逃单”的。

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，确实存在，秘密就在约束机制上。制度说得清楚：如果赖钱，下次住院，不光不能先住院后付钱，而且包括医保在内的社保都享受不了了。基层医

院，报销比例高，医保占医疗费用的大头，“逃单”的成本太高，逃就不理性、不划算了。

我们都盼望着社会信用成本的大幅降低。可问题在于，光盼盼不来，怎么实现呢？加强价值观教育，是一种办法。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维，通过涵咏教化，形成赞美诚信、唾弃失信的良好社会氛围，润物无声，功在深远。而从制度的刚性约束入手，使失信的成本居高不下，吞噬掉其“走捷径”的收益，也是一种办法。



『七上八下』

高考临近，有家长在选择高考房时精挑细选，图吉利玩迷信，特意挑选尾号为『7』的房间，不要带『8』的，因为取意『七上八下』。
天呈画

自由谭

鲁迅文学奖再度卷入风波。起因是，日前湖北省作协主席、作家方方通过微博爆料称，湖北省作协向中国作协推荐的某个参评作品存在问题，该诗人“诗写得很差”，推荐前就到处活动，把所有评委搞定，以全票通过，获得湖北省作协的推荐入围鲁迅文学奖诗歌类参评目录。当事人柳忠秧回应：“不认识评委，绝对没有跟评委拉关系。方方不懂我的古诗，没有资格评论。”

两人隔空“骂战”，围观者莫衷一是。有网友看了柳忠秧的诗很感叹：“这种诗有情怀吗？有美感吗？读起来连最起码的舒适感都没有，不断拉低诗歌的底线，诗歌能不式微吗？”这只是一家之言，也许有不少人欣赏柳忠秧的诗。是赞是弹，每个读者都

有权利，作家方方显然也有资格。

最需关注的是，柳忠秧是否真的“把所有评委搞定”，这需要相关部门快速出手查清。好在柳忠秧已经表示，已将相关微博和网站全部截图，“这足以告倒她（方方），这几天就会起诉到法院。”拿起法律武器，不是坏事。在等待真相的同时，我们亦应关注另一个话题，近年来鲁迅文学奖为何屡屡陷入风波？

几年前，湖北一名喜欢写诗的官员获得鲁迅文学奖，消息传出不少人纷纷吐槽，称之为“羊羔体”，这是继“梨花体”之后又一“口水诗”的代表。“不忍卒读！这样的人得了鲁迅文学奖，估计得把鲁迅气死、羞死。”

厘清鲁迅文学奖风波

王石川

评奖背后有无“猫腻”，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乱说，要坚守法律的底线。但是，毋庸讳言，不少人越来越觉得文坛的一些评奖不够公正。有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称，“如今的不文学奖奖项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沦为名利场。一些商人作家或者官员作家，或拥有经济优势，或拥有政治资源，更加能够呼风唤雨，‘搞定’评委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”

“鲁奖”是我国的文学大奖之一，属于政府奖项，由中国作协成立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，协调各奖项的评奖、负责评奖结果的发布和颁奖大会的组织工作。而且，“鲁奖”评选活动经费多由国家拨款。最大程度捍卫鲁

奖的公信力，既是对鲁迅负责，对文学负责，也是对公众负责。

方方谈到爆料一事，称“实在看不下去，想阻击评奖拉关系的不正之风”。这是一名公民的责任，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，不惜“得罪”相关人员，也体现了一种勇气和良知。对于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来说，获奖与否确实不太重要，而对于评委会来说，确保评奖公正是最基本的底线，不能让蝇营狗苟之徒通过不合法规的手段染指奖项。同时也期待每个写作者确能做到秉承良知，真正意识到“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反省自己的过程，也是考量自己的内心与生活、人生与时代有多大距离的过程”。